

[中国古典小说]

二十年目睹之 怪现状 二

清 | 吴趼人 著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「九评共产党」系列

二十年目睹之 怪现状

吴趼人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[中国古典小说]

二十年目睹之 怪现状 二

清 | 吴趼人 著

冯保善 校点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第三十八回

画士攘诗一何老脸
官场问案高坐盲人

只见他写的下款是：“吴下雪渔江笠醉笔，时同客姑苏台畔。”我不禁暗暗顿足道：“这一张画可糟跼了！”然而当面又不好说他，只得由他去罢。

此时德泉叫人买了水果来醒酒，等他画好了，大家吃西瓜，旁边还堆着些石榴、莲藕。吃罢了，雪渔取过一把团扇，画了鸡蛋大的一个美人脸，就放下了。德泉道：“要画就把他画好了，又不是杀强盗示众，单画一个脑袋做甚么呢？”雪渔看见旁边的石榴，就在团扇上也画了个石榴，又加上几笔衣褶，就画成了一个半截美人，手捧石榴。画完，就放下了道：“这是谁的？”德泉道：“也是继之的。”雪渔道：“可惜我今日诗兴不来，不然，题上一首也好。”

我心中不觉暗暗好笑，因说道：“我代作一首如何？”雪渔道：“那就费心了。”我一想，这个题目颇难，美人与石榴甚么相干，要把他扭在一起，也颇不容易。这个须要用作“无情搭”的钩挽钓渡法子，才可以连得合呢。想了一想，取过笔来写出四句，是：

兰闺女伴话喃喃，摘果拈花笑语憨。

闻说石榴最多子，何须藟草始宜男。

雪渔接去看了道：“萱草是宜男草，怎么这藟草也是宜男草么？”他却把这“藟”字念成“爰”音。我不觉又暗笑起来，因说道：“这个‘藟’

字同‘萱’字是一样的，并不念做‘爰’音。”雪渔道：“这才是呀。我说的，天下不能有两种宜男草呢。”说罢，便把这首诗写上去。那上下款竟写的是：“继之明府大人两政，雪渔并题。”我心中又不免好笑，这竟是当面抢的。我虽是答应过代作，这写款又何妨含糊些，便老实到如此，倒是令人无可奈何。

只见他又拿起那一把团扇道：“这又是谁的？”德泉指着我说：“这是送他的。”雪渔便问我欢喜甚么。我道：“随便甚么都好。”他便画了一个美人，睡在芭蕉叶上；旁边画了一度红栏，上面用花青烘出一个月亮。又对我说道：“这个也费心代题一首罢。”我想：“这个题目还易，而且我作了，他便攘为己有的，就作得不好也不要紧。好在作坏了由他去出丑，不干我事。”我提笔写道：

一天凉月洗炎燄，庭院无人太寂寥。

扑罢流萤微倦后，戏从阑外卧芭蕉。

雪渔见了，就抄了上去，却一般的写着“两政”、“并题”的款。我心中着实好笑，只得说了两声“费心”。

此时德泉又叫人去买了三把团扇来。雪渔道：“一发拿过来，都画了罢。你有本事把苏州城里的扇子都买了来，我也有本事都画了他。”说罢，取过一把，画了个浔阳琵琶，问写甚么款。德泉道：“这是我送同事金子安的，写‘子安’款罢。”雪渔对我道：“可否再费心题一首？”我心中暗想：“德泉与他是老朋友，所以向他作无厌之求；我同他初会面，怎么也这般无厌起来了！并且一作了，就攘为己有，真可以算得涎脸的了。”因笑了笑说：“这个容易。”就提笔写出来：

四弦弹起一天秋，凄绝浔阳江上头。

我亦天涯伤老大，知音谁是白江州？

他又抄了，写款不必赘，也是“两政”、“并题”的了。德泉又递过一把道：“这是我自己用的，可不要美人。”他取笔就画了一幅苏武牧羊，画了又要我题。我见他画时，明知他画好又要我题的了，所以早把稿子想好在肚里，等他一问，我便写道：

雪地冰天且耐寒，头颅虽白寸心丹。

眼前多少匈奴輩，等作群羊一例看。

雪漁又照抄了上去，便丟下筆不畫了。德泉不依道：“只剩这一把了，画完了我们再吃酒。”我问德泉道：“这是送谁的？”德泉道：“我也不曾想定。但既买了来，总要画了他。这一放过，又不知要阁到甚么时候了。”我想起文述农，因对雪漁道：“这一把算我求你的罢。你画了，我再代你题诗。”雪漁道：“美人、人物委实画不动了，画两笔花卉还使得。”我道：“花卉也好。”雪漁便取过来，画了两枝夹竹桃。我见他画时，先就把诗作好了。他画好了，便拿过稿去，抄在上面。诗云：

林边斜绽一枝春，带笑无言最可人。

欲为优婆宣法语，不妨权现女儿身。

却把“宣”字写成了个“宜”字。又问我上款，我道：“述农。”他便写了上去。写完，站起来伸一伸腰道：“够了。”我看看表时，已是五点半钟。德泉叫茶房去把藕切了，炖起酒来，就把藕下酒。吃到七点钟时，茶房开上饭来。德泉叫添了菜，且不吃飯，仍是吃酒。直吃到九点钟，大家都醉了，胡乱吃些飯，便留雪漁住下。

次日早起，便同到养育巷去，立了租折，付了押租，方才回棧。我便把一切情形，写了封信，交给棧里帳房，代交信局，寄与继之。及至中饭时，要打酒吃，谁知那一坛五十斤的酒，我们三个人，只吃了三顿，已经吃完了。德泉又叫去买一坛。饭后央及雪漁做向导，叫了一只小船，由山塘摇到虎丘去，逛了一次。那虎丘山上，不过一座庙。半山上有一堆乱石，内中一块石头，同馒头一般，上面鑿了“点头”两个字，说这里是生公说法台的故址，那一块便是点头的顽石。又有剑池，有二仙亭、真娘墓。还有一块吴王试剑石，是极大的一个石卵子，截做两段的，同那点头石一般，都是后人附会之物。明白人是不言而喻的，不过因为他是个古迹，不便说破他去杀风景。那些无知之人，便啧啧称奇，想来也是可笑。

过了一天，又逛一次范坟。对着的山，真是万峰齐起，半山上鑿着钱大昕写的“万笏朝天”四个小篆。又逛到天平山上去。因为天气太热，逛过这回，便不再到别处了。

这天接到继之的信，说电报已接到，嘱速寻定房子，随后便有人来办事云云。这两天闲着，我想起伯父在苏州，但不知住在那里，何不去打听打听呢。他到此地，无非是要见抚台，见藩台，我只到这两处的号房里打听，自然知道了。想罢，便出去问路，到抚台衙门号房里打听，没有。因为天气热，只得回栈歇息。过一天，又到藩台衙门去问，也没有消息，只得罢了。

这天雪渔又来了，翩着要吃酒，还同着一个人来。这个人叫做许澄波，是一个苏州候补佐杂。相见过后，我和德泉便叫茶房去叫了几样菜，买些水果之类，炖起酒来对吃。这位许澄波，倒也十分倜傥风流，不像个风尘俗吏。我便和他谈些官场事情，问些苏州吏治。澄波道：“官场的事情有甚么谈头，无非是靠着奥援与及运气罢了。所以官场与吏治，本来是一件事。晚近官场风气日下，官场与吏治，变成东西背驰的两途了。只有前两年的谭中丞还好，还讲究些吏治，然而又嫌他太亲细事了。甚至于卖烧饼的摊子，他也叫人逐摊去买一个来，每个都要记着是谁家的。他老先生拿天平来逐个秤过，拣最重的赏他几百文，那最轻的便传了来大加申斥。”我道：“这又何必呢，未免太琐屑了。”澄波道：“他说这些烧饼，每每有贫民买来抵饭吃的，重一些是一些。做买卖的人，只要心平点，少看点利钱，那些贫民便受惠多了。”我笑道：“这可谓体贴入微了。”

澄波道：“他有一件小事，却是大快人意的。有一个乡下人，挑了一挑粪，走过一家衣庄门口，不知怎样，把粪桶打翻了，溅到衣庄的里面去。吓的乡下人情愿代他洗，代他扫，只请他拿水拿扫帚出来。那衣庄的人也不好，欺他是乡下人，不给他扫帚，要他脱下身上的破棉袄来揩。乡下人急了，只是哭求。登时就围了许多人观看，把一条街都塞满了。恰好他老先生拜客走过，见许多人，便叫差役来问是甚么事。差役过去，把一个衣庄伙计及乡下人，带到轿前。乡下人哭诉如此如此。他老先生大怒，骂乡下人道：‘你自己不小心，弄齷齪了人家地方，莫说要你的破棉袄来揩，就要你舐干净，你也只得舐了。还不快点揩了去！’乡下人见是官分付的，不敢违拗，哭哀哀的脱下衣服去揩。他又叫把轿

子抬近衣庄门口，亲自督看。衣庄里的人，扬扬得意。等那乡下人揩完了，他老先生却叫衣庄伙计来，分付‘在你店里取一件新棉袄，赔还乡下人’。衣庄伙计稍为迟疑，他便大怒，喝道：‘此刻天冷的时候，他只得这件破棉袄御寒，为了你们弄坏了，还不应该赔他一件么？你再迟疑，我办你一个欺压乡愚之罪！’衣庄里只得取了一件绸棉袄，给了乡下人。看的人没有一个不称快。”我道：“这个我也称快。但是那衣庄里，就给他一件布的也够了，何必要给他绸的，格外讨好呢？”澄波笑道：“你须知大衣庄里，不卖布衣服的呀。”我不觉拍手道：“这乡下人好造化也！”

澄波道：“自从谭中丞去后，这里的吏治就日坏了。”雪渔道：“谭中丞非但吏治好，他的运气也真好。他做苏州府的时候，上海道是刘芝田。正月里，刘观察上省拜年，他是拿手版去见的。不多两个月，他放了粮道；还没有到任，不多几天，又升了臬台，便交卸了府篆，进京陛见；在路上又奉了上谕，着毋庸来京，升了藩台，就回到苏州来到任；不上几个月，抚台出了缺，他就护理抚台。那时刘观察仍然是上海道，却要上省来拿手版同他叩喜。前后相去不过半年，就颠倒过来。你道他运气多好！”说罢，满满的干了一杯，面有得意之色。

澄波道：“若要讲到运气，没有比洪观察再好的了！”雪渔愕然道：“是那一位？”澄波道：“就是洪瞎子。”雪渔道：“洪瞎子不过一个候补道罢了，有甚么好运气？”澄波道：“他两个眼睛都全瞎了，要是别人，一百个也参了，他还是络绎不绝的差使，还要署臬台，不是运气好么！”我道：“认道是瞎子么？”澄波道：“怎么不是！难道这个好造他谣言的么？”雪渔笑道：“不过是个大近视罢了，怎么好算全瞎！倘使认真全瞎了，他又怎样还能够行礼呢？不能行礼，还怎样能做官？”澄波道：“其实我也不知他还是全瞎，还是半瞎。有一回抚台请客，坐中也有他。饮酒中间，大家都往盘子里抓瓜子嗑，他也往盘子里抓，可抓的不是瓜子，抓了一手的糖黄皮蛋，闹了个哄堂大笑。你若是说他全瞎，他可还看见那黑黑儿的皮蛋，才误以为瓜子，好像还有一点点的。可是他当六门总巡的时候，有一天差役拿了个地棍来回他，他连忙升了公座。那

地棍还没有带上来，他就‘混帐羔子’‘忘八蛋’的一顿臭骂；又问：‘你一共犯过多少案子了？’又问：‘你姓甚么，叫甚么，是那里人？’问了半天，那地棍还没有带上来，谁去答应他呢？两旁差役，只是抿着嘴暗笑。他见没有人答应，忽然拍案大怒，骂那差役道：‘你这个狗才！我叫你去访拿地棍，你拿不来倒也罢了，为甚么又拿一个哑子来搪塞我！’”澄波这一句话，说的众人大笑。澄波又道：“若照这件事论，他可是个全瞎的了。若说是大近视，难道公案底下有人没有都分不出么？”我道：“难道上头不知道他是个瞎子？这种人，虽不参他，也该叫他休致了。”澄波道：“所以我说他运气好呢。”德泉道：“俗语说的好，‘朝里无人莫做官’，大约这位洪观察是朝内有人的了。”四个人说说笑笑，吃了几壶酒，就散了。雪渔、澄波辞了去。

次日，继之打发来的人已经到了，叫做钱伯安，带了继之的信来。信上说，苏州坐庄的事，一切都托钱伯安经管；伯安到后，德泉可回上海；如已看定房子，叫我也回南京，还有别样事情商量云云。当下我们同伯安相见过后，略为憩息，就同他到养育巷去看那所房子，商量应该怎样装修。看了过后，伯安便先去买几件木器动用家伙，先送到那房子里去。在客栈歇了一宿，次日伯安即搬了过去。我们也叫客栈里代叫一只船，打算明日动身回上海去。又托德泉到桃花坞去看雪渔，告诉他要走的话。雪渔道：“你二位来了，我还不曾稍尽地主之谊，却反扰了你二位几遭。正打算过天风凉点叙叙，怎么就走了？”德泉道：“我们至好，何必拘拘这个。你几时到上海去，我们再叙。”德泉在那里同他应酬，我抬头看见他墙上，钉了一张新画的美人，也是捧了个石榴，把我代他题的那首诗写在上面，一样的“两政”、“并题”的上下款，心中不觉暗暗好笑。雪渔又约了同到观前吃了一碗茶，方才散去。临别，雪渔又道：“明日恕不到船上送行了。”德泉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你几时到上海去，我们痛痛的吃几顿酒。”雪渔道：“我也想到上海许久了，看几时有便我就来。这回我打算连家眷一起都搬到上海去了。”说罢作别，我们回栈。

次日早起，就结算了房饭钱，收拾行李上船。解维开行，向上海进

发。回到上海，金子安便交给我一张条子，却是王端甫的，约着我回来即给他信，他要来候我，有话说云云。我暂且搁过一边，洗脸歇息。子安又道：“唐玉生来过两次，头一次是来催题诗，我回他到苏州去了；第二次他来把那本册页拿回去了。”我道：“拿了去最好，省得他来麻烦。”当下德泉便稽查连日出进各项货物帐目。

我歇息了一会，便叫车到源坊街去访端甫，偏他又出诊去了；问景翼时，说搬去了。我只得留下一张条子出来，缓步走着，去看侣笙。谁知他也不曾摆摊，只得叫了车子回来。回到号里时，端甫却已在座。相见已毕，端甫先道：“你可知侣笙今天嫁女儿么？”我道：“嫁甚么女儿？可是秋菊？”端甫道：“可不是。他恐怕又像嫁给黎家一样，夫家仍只当他丫头，所以这回他认真当女儿嫁了。那女婿是个木匠，倒也罢了。他今天一早带了秋菊到我那里叩谢，因知道你去了苏州，所以不曾来这里。我此刻来告诉你景翼的新闻。”我忙问：“又出了甚么新闻了？”端甫不慌不忙的说了出来。正是：任尔奸谋千百变，也须落魄走穷途。未知景翼又出了甚么新闻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三十九回

老寒酸峻辞干馆 小书生妙改新词

我听见端甫说景翼又出了新闻，便忙问是甚么事。端甫道：“这个人只怕死了！你走的那一天，他就叫了人来，把几件木器及空箱子等，一齐都卖了，却还卖了四十多元。那房子本是我转租给他的，欠下两个月房租，也不给我，就这么走了。我到楼上去看，竟是一无所有的了。”我道：“他家还有慕枚的妻子呀，那里去了？”端甫道：“慕枚是在福建娶的亲，一向都是住在娘家，此刻还在福建呢。那景翼拿了四十多元洋钱，出去了三天，也不知他到哪里去的。第四天一早，我还没有起来，他便来打门。我连忙起来时，家人已经开门放他进来了。蓬着头，赤着脚，鞋袜都没有，一条蓝夏布裤子，也扯破了，只穿得一件破多罗麻的短衫。见了我就磕头，要求我借给他一块洋钱。问他为何弄得这等狼狈，他只流泪不答。又告诉我说，从前逼死兄弟，图卖弟妇，一切都是他老婆的主意，他此刻懊悔不及。我问他要一块洋钱做甚么，他说到杭州去做盘费。我只得给了他，他就去了。直到今天，仍无消息。前天我已经写了一封信，通知鸿甫去了。”我道：“这种人由他去罢了，死了也不足惜。”端甫道：“后来我听见人说，他拿了四十多元钱，到赌场上去，一口气就输了一半。第二天再赌，却赢了些。第三天又去赌，却输的一文也没了。出了赌场，碰见他的老婆，他便去盘问。谁知他老婆已经另外跟了一个人，便甜言蜜语的引他回去，却叫后跟的男人，把他毒

打了一顿。你道可笑不可笑呢？”

我道：“侣笙今日嫁女儿，你有送他礼没有？”端甫道：“我送了他一元，他一定不收，这也没法。”我道：“这个人竟是个廉士！”端甫道：“他不廉，也不至于穷到这个地步了。况且我们同他奔走过一次，也更是不好意思受了。他还送给我一副对，写的甚好。他说也送你一副，你收着了么？”我道：“不曾。”因走进去问子安。子安道：“不错，是有的，我忘了。”说着，在架子上取下来。我拿出来同端甫打开来看，写的是“慷慨丈夫志，跌宕古人心”一联。一笔好董字，甚是飞舞。我道：“这个人潦倒到如此，真是可惜可叹！”端甫道：“你看南京有甚么事，荐他一个也好。”我道：“我本有此意。而且我还嫌回南京去急不及待，打算就在这号里安置他一件事，好歹送他几元银一月。等南京有了好事，再叫他去。你道如何？”端甫道：“这更好了。”当下又谈了一会，端甫辞了去。

我封了四元洋银贺仪，叫出店的送到侣笙那里去。一会仍旧拿了回来，说他一定不肯收。子安笑道：“这个人倒穷得硬直。”我道：“可知道不硬直的人，就不穷了。”子安道：“这又不然。难道有钱的人，便都是个不硬直的么？”我道：“不是如此说。就是富翁，也未尝没有硬直的；不过穷人倘不是硬直的，便不肯安于穷，未免要设法钻营，甚至非义之财也要妄想，就不肯像他那样摆个测字摊的了。”当下歇过一宿。

次日，我便去访侣笙，怪他昨日不肯受礼。侣笙道：“小婢受了莫大之恩，还不曾报德，怎么敢受！”我道：“这些事还提他做甚么！我此刻倒想代你弄个馆地。只是我到南京去，不知几时才有机会；不如先奉屈到小号去，暂住几时，就请帮忙办理往来书信。”侣笙连忙拱手道：“多谢提挈！”我道：“日间就请收了摊，到小号里去。”侣笙沉吟了一会道：“宝号办笔墨的，向来是那一位？”我道：“向来是没有的，不过我为足下起见，在这里摆个摊，终不是事，不如到小号里去，奉屈几时，就同干饭一般。等我到南京去，有了机会，便来相请。”侣笙道：“这却使不得！我与足下未遇之先，已受先施之惠。及至萍水相遇，怎好为我破格！况且生意中的事情，与官场截然两路，断不能多立名目，

以致浮费，岂可为我开了此端？这个断不敢领教！如蒙见爱，请随处代为留心，代谋一席，那就受惠不浅了。”我道：“如此说，就同我一起到南京去谋事如何？”侣笙道：“好虽好，只是舍眷无可安顿，每日就靠我混几文回去开销，一时怎撇得下呢。”我道：“这不要紧，在我这里先拿点钱安家便是。”侣笙道：“足下盛情美意，真是令人感激无地！但我向来非义不取，无功不受。此刻便算借了尊款安家，万一到南京去谋不着事，将何以偿还呢？还求足下听我自便的好。如果有了机会，请写个信来。我接了信，就料理起程。”我听了他一番话，不觉暗暗嗟叹，天下竟有如此清洁的人，真是可敬。只得辞了他出来，顺路去看端甫。端甫也是十分叹息道：“不料风尘中有此等气节之人！你到南京，一定要代他设法，不可失此朋友。但不知你几时动身？”我道：“打算今夜就走。在苏州就接了南京信，叫快点回去，说还有事，正不知是甚么事。”说话时，有人来诊脉，我就辞了回去。

是夜附了轮船动身。第三天一早，到了南京。我便叫挑夫挑了行李上岸，骑马进城。先到里面见过吴老太太及继之夫人。老太太道：“你回来了！辛苦了！身子好么？我惦记你得狠呢。”我道：“托干娘的福，一路都好。”老太太道：“你见过娘没有？”我道：“还没有呢。”老太太道：“好孩子，快去罢！你娘念你得狠。你回来了，怎么不先见娘，却先来见我？你见了娘，也不必到关上去，你大哥一会儿就回来了。我今天做东，整备了酒席，贺荷花生日；你回来了，就带着代你接风了。”我陪笑道：“这个那里敢当！不要折煞干儿子罢！”老太太道：“胡说！掌嘴！快去罢。”

我便出来，由便门过去，见过母亲、婶婶、姊姊。母亲问几时到的。我道：“才到。”母亲问见过干娘和嫂子没有，我道：“都见过了。我这回在上海，遇见伯父的。”母亲道：“说甚么来？”我道：“没说甚么，只告诉我说小七叔来了。”母亲讶道：“来甚么地方？”我道：“到了上海，在洋行里面。我去见过两次。他此刻白天学生意，晚上念洋书。”姊姊道：“这小孩子怪可怜的。六七岁上没了老子，没念上两年书，就荒废了。在家里养得同野马一般，此刻不知怎样了？”我道：“此

刻好了，狠沉静，不像从前那种七纵八跳的了。”母亲瞅了我一眼道：“你小时候安静！”姊姊道：“没念几年书，就去念洋书，也不中用。”我道：“只怕他自己还在那里用功呢。我看他两遍，都见他床头桌上，堆着些《古文观止》、《分类尺牍》之类。有不懂的，还问过我些。他此刻自己改了个号，叫做叔堯。他的小名叫土儿，读书的名字，就是单名叫一个‘堯’字，此刻号也用这个‘堯’字。我问他是什么意思。他说小时候，父母因为他的八字五行缺土，所以叫做土儿，取‘堯’字做名字，也是这个意思。其实是毫无道理的，未必取了这种名字，就可以补上五行所缺。不过要取好的号，取不出来。他底下还有老八、老九，所以按孟、仲、叔、季的排次，加一个‘叔’字在上面做了号，倒爽利些。”

姊姊讶道：“读了两年书的孩子，发出这种议论，有这种见解，就了不得！”我道：“本来，我们家里没有生出笨人过来。”母亲道：“单是你最聪明！”我道：“自然。我们家里的人已经聪明了，更是我娘的儿子，所以又格外聪明些。”婶婶道：“了不得，你走了一次苏州，就把苏州人的油嘴学来了。从来拍娘的马屁，也不曾有过这种拍法。”我道：“我也不是油嘴，也不是拍马屁，相书上说的‘左耳有痣聪明，右耳有痣孝顺’。我娘左耳朵上有一颗痣，是聪明人，自然生出聪明儿子来了。”姊姊走到母亲前，把左耳看了看道：“果然一颗小痣，我们一向倒不曾留心。”又过来把我两个耳朵看过，拍手笑道：“兄弟这张嘴真学油了！他右耳上一颗痣，就随口杜撰两句相书，非但说了伯娘聪明，还要夸说自己孝顺呢。”我道：“娘不要听姊姊的话，这两句我的确在《麻衣神相》上看下来的。”姊姊道：“伯娘不要听他，他连书名都闹不清楚，好好的《麻衣相法》，他弄了个‘麻衣神相’。这《麻衣相法》是我看了又看的，那里有这两句？”我道：“好姊姊！何苦说破我！我要骗骗娘相信我是个天生的孝子，心里好偷着欢喜，何苦说破我呢！”说的众人都笑了。

只见春兰来说道：“那边吴老爷回来了。”我连忙过去，到书房里相见。继之笑着道：“辛苦，辛苦！”我也笑道：“费心，费心！”继之道：

“你费我甚么心来？”我道：“我走了，我的事自然都是大哥自己办了，如何不费心？”坐下，便把上海、苏州一切细情都述了一遍。继之道：“我催你回来，不为别的。我这个生意，上海是个总字号。此刻苏州分设定了，将来上游芜湖、九江、汉口，都要设分号；下游镇江，也要设个字号，杭州也是要的。你口音好，各处的话都可以说，我要把这件事烦了你。你只要到各处去开辟码头，经理的我自有人。将来都开设定了，你便往来稽查。这里南京是个中站，又可以时常回来，岂不好么？”我道：“大哥何以忽然这样大做起来？”继之道：“我家里本是经商出身，岂可以忘了本！可有一层，我在此地做官，不便出面做生意，所以一切都用的是某记，并不出名。在人家跟前，我只推说是你的。你见了那些伙计，万不要说穿。只有管德泉一个知道实情，其余都不知道的。”我笑道：“名者，实之宾也，吾其为宾乎？”继之也一笑。

我道：“我去年交给大哥的，是整数二千银子，怎么我这回去查帐，却见我名下的股份，是二千二百五十两？”继之道：“那二百五十两，是去年年底帐房里派到你名下的。我料你没有甚么用处，就一齐代你入了股。一时忘记了，没有告诉你。你走了这一次，辛苦了，我给你一样东西开开心。”说罢，在抽屉里取出一本极旧极残的本子来。这本子只有两三百页，上面浓圈密点的，是一本词稿。我问道：“这是那里来的？”继之道：“你且看了再说。我和述农已是读的烂熟了。”我看第一阙是《误佳期》，题目是“美人嚏”。我笑道：“只这个题目便有趣。”继之道：“还有有趣的呢。”我念那词：

浴罢兰汤夜，一阵凉风恁好。陡然娇嚏两三声，消息难分晓。

莫是意中人，捉着名儿叫？笑他鸚鵡却回头，错道侬家恼。

我道：“这倒亏他着想。”再看第二阙是《荆州亭》，题目是“美人孕”。我道：“这个可向来不曾见过题咏的，倒是头一次。”再看那词是：

一自梦熊占后，惹得娇慵病久。个里自分明，羞向人前说有。

镇日贪眠作呕，茶饭都难适口。含笑问檀郎：梅子枝头黄否？

我道：“这句‘羞向人前说有’，亏他想出来。”又看第三阙是《解佩令》“美人怒”，词是：

喜容原好，愁容也好，蓦地间怒容越好。一点娇嗔，衬出桃花红小，有心儿使乖弄巧。问伊声悄，凭伊怎了，拚温存解伊懊恼。刚得回嗔，便笑把檀郎推倒，甚来由到底不晓。

我道：“这一首是收处最好。”第四阕是《一痕沙》“美人乳”。我笑道：“美人乳明明是两堆肉，他用这《一痕沙》的词牌，不通！”继之笑道：“莫说笑话，看罢。”我看那词是：

迟日昏昏如醉，斜倚桃笙慵睡。乍起领环松，露酥胸。小簇双峰莹腻，玉手自家摩戏。欲扣又还停，尽憨生。

我道：“这首只平平。”继之道：“好高法眼！”我道：“不是我的法眼高，实在是前头三阕太好了。如果先看这首，也不免要说好的。”再看第五阕是《蝶恋花》“夫婿醉归”。我道：“咏美人写到夫婿，是从对面着想。这题目先好了，词一定好的。”看那词是：

日暮挑灯闲徙倚，郎不归来留恋谁家里？及至归来沉醉矣，东歪西倒扶难起。不是贪杯何至此？便太常般，难道依嫌你？只恐瞽腾伤玉体，教人怜惜浑无计。

我道：“这却全在美人心意上着想，倒也体贴入微。”第六阕是《眼儿媚》“晓妆”：

晓起娇慵力不胜，对镜自忪惺。淡描青黛，轻匀红粉，约略妆成。檀郎含笑将人戏，故问夜来情。回头斜眄，一声低啐，你作么生！

我道：“这一阕太轻佻了。这一句‘故问夜来情’，必要改了他方好。”继之道：“改甚么呢？”我道：“这种香艳词句，必要使他流入闺阁方好；有了这种猥亵句子，怎么好把他流入闺阁呢？”继之道：“你改甚么呢？”我道：“且等我看完了，总要改他出来。”因看第七阕，是《忆汉月》“美人小字”。词是：

恩爱夫妻年少，私语喁喁轻悄。问他小字每模糊，欲说又还含笑。被他缠不过，说便说郎须记了。切休说与别人知，更不许人前叫！

我不禁拍手道：“好极，好极！这一阕要算绝唱了。亏他怎么想得出

来！”继之道：“我和述农也评了这阙最好，可见得所见略同。”我道：“我看了这一阙，连那‘故问夜来情’，也改着了。”继之道：“改甚么？”我道：“改个‘悄地唤芳名’不好么？”继之拍手道：“好极，好极！改得好！”再看第八阙，是《忆王孙》“闺思”：

元宵灯爆喜情多，今日窗前鹊又过，莫是归期近了么？鹊儿

呵！再叫声儿听若何？

我道：“这无非是晨占喜鹊，夕卜灯花之意，不过痴得好顽。”第九阙是《三字令》“闺情”。我道：“这《三字令》最难得神理。他只限着三个字一句，那得跌宕！”看那词是：

人乍起，晓莺鸣，眼犹饬；帘半卷，槛斜凭，绽新红，呈嫩绿，雨初经。开宝镜，扫眉轻，淡妆成；才歇息，听分明，那边厢，墙角外，卖花声。

我道：“只有下半阙好。”这一本稿，统共只有九阙，都看完了。我问继之道：“词是狠好，但不知是谁作的？看这本子残旧到如此，总不见得是个时人了。”继之道：“那天我闲着没事，到夫子庙前闲逛，看见冷摊上有这本东西，只化了五个铜钱买了来。只恨不知作者姓名。这等名作，埋在风尘中，也不知几许年数了。倘使不遇我辈，岂不是徒供鼠啮虫伤，终于覆瓿！”我因继之这句话，不觉触动了一桩心事。正是：一样沉沦增感慨，伟人瑰宝共风尘。不知触动了甚么心事，且待下回再记。